

【同人翻译八团】越思考，比企谷八幡越被自己囚禁 小柔柔柔柔 w

我们所属的侍奉部的活动，如果没有应该侍奉的对象，也就是委托人，就无法开始。

原本就不是很知名的部门，每天除了某个材木座发来的烦恼咨询邮件轰炸之外，几乎所有的日子都是不活动的。今天也不例外，我们三人各自做着自己想做的事。

雪之下，她不时泡上红茶，挺直腰板，以凛然的姿势仔细阅读书籍。今天是一本厚厚的精装书。

由比滨抖着裸露的双腿，一边哼着歌一边看时尚杂志或玩手机。

我一边把耳机塞进耳朵里，一边随意地翻着文库本。从稍微开了一点的窗户透进来的空气里充满了湿气，所以书页很难翻。我焦躁地望向窗外，低低的天空中乌云密布，雨滴滴落在玻璃上。

哎，没带伞。

也许是阴郁的情绪表现在表情上，雪之下突然瞥了我一眼。

“……好潮湿啊，是加湿器开得太猛了吗？比企谷君，你能帮调整一下性格和眼睛吗？”

“喂，你是想说那是因为我阴郁的性格和腐烂的眼睛吗？……我没有反驳的余地。”

“没有？！”

体育篮球什么的，只要我一进去，队员们就会变得死气沉沉的，阴湿是公认的。好像有一段时间因为太过阴湿而被称为阴企谷。

“把加湿器放在雪之下那就好了，会释放出具有美肤效果的负离子。”

“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开心呢！……啊，不过小企的皮肤意外的好啊。完全没有痘痘什么的。”

由比滨皱着眉头突然走了过来，弯下腰，捅了我的脸。冰凉的触感让我浑身发冷。……不，那个，很近。为什么这孩子会毫无防备地靠近我……。

这家伙居然把指甲剪得这么短，由比滨突然意识到自己走得太近了，一下子红了脸，弹开了。……

最近这样的很多，你好好学习一下吧！真是的！

“……对不起。谢谢……”

“不.....没什么。”

由比滨接触到的部分莫名地热。我用肩膀使劲擦了擦，把触感抖掉，突然听到一个凉飕飕的声音，感觉马上就要冷起来了。

“.....不过，如果比企谷君的性格改变了，反而会因为这种落差变得比现在更恶心。我允许你关掉开关。”

“喂，你别那么自然地劝我自杀。还有，别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我现在很恶心，不然会受伤的。”

雪之下，被她这样天真无邪地微笑着说，实在不想反驳她的坏话。

虽然恶心，被你这么说已经习惯了，但是恶心的话意外的很受伤哟。

“嗯，如果改变性格的话，会变成清爽的小企吗?.....稍微好一点.....哇，好恶心!果然好恶心!想象一下就起鸡皮疙瘩了!”

“由比滨是鸟头（注：算是日本的俚语，傻的意思），当然会起鸡皮疙瘩。”

“果然没那么笨!?”

啊，你这么说我也很受伤啊。还有，我很在意你對自己头脑的认知程度。总之鸟头的意思好像明白了，放心了。

“还是保持原状比较好。”

“.....是啊，稍微变点也无所谓。”

“.....啊，是吗?”

不，就算你这么说，我也不想改变。

对话结束后，大家的目光又落在了书和杂志上。

我把腐烂的视线投向窗户，雨势似乎变强了。

.....不过，今天没有委托人来的迹象，只要在放学时间之前适当地打发时间，雨就会停的吧。

关键是平常的日常。喝一口手边的 MAX 咖啡，浓缩的甜味贯穿脑髓。嗯，这就是日常生活的证据。

我的优点是只要不纠缠他人，就能灵活地思考问题。也就是说状态很好。

正当我细细品味着不工作的幸福时，活动室的门在没有敲门的情况下“咣当”一声打开了。

“哟，大家还好吗？”

我们的侍奉部顾问平冢静老师轻快地走了进来。修长的身材，加上有光泽的黑色长发和披着的白大褂，对比鲜明。紧实的腰围，实在不像是三十岁的身材，这样都结不了婚还是性格的问题吧……。

听说她还在相亲派对上被赶出来过，这个人到底在做什么呢？

“老师，敲门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。”

“嗯？啊，我知道我知道。”

“因为不懂才这么说的……”

高龄，不，是惯例的老师笑着说（注：高龄和惯例在日语中发音相同），雪之下按住太阳穴叹了口气。这是老师来活动室时的惯例。你们的对话真是百看不厌啊。

“老师，怎么了？”

“啊，对了对了。”

虽然放任了与我无关的气场，但是听到由比滨的噗嗤一声，老师拍了拍手，转过身来。

啊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……。在这里就先下手为强地拒绝吧。只要伪装成正在做作业的样子，就不能轻易出手。作为老师，应该没办法打扰认真学习的学生。

“那个……有件事想拜托比企谷……”

但看到平冢医生扭捏着手指，脸颊被染得像鬼灯一样，我实在太意外了，不由得愣住了。

像少女一样害羞的样子显得格外可爱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摆出老实倾听的姿势。嗯，我觉得这张脸在相亲活动上展示一下就可以了……。会不会出现马虎的人收下呢？

“接下来，因为某件事要召开临时的职员会议……也许会拖很久。”

“哦。”

是这样吗？当教师也很辛苦啊。又要上课，又要拿津贴当社团顾问，还要应付傻乎乎的学生和怪物家长，还要开会吗？噢……这不是跟社畜差不多吗？我怎么也做不到。本来就不想工作。

“辛苦了，怎么了呢?”

“嗯。”

是准备明天的课吗?这种程度的话，我也不是不帮忙。

平冢老师大方地点了点头，轻轻接上了话头。

“我在想能不能给我买漫画……”

“……哈?”

不只是我，连雪之下和由比滨的问号都被扯上了。

面对三双骤然冰冷的眼睛，平冢老师挥动着双手，汗流浹背。

“因为、因为!我想在发售日读!我不想因为会议时间太长而卖光!”

这个理由比我想象的要愚蠢得多。连语气都变得像由比滨一样蠢。唉，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吧?这不是三十岁的发言吧?你再可爱也结不了婚。

……不过，这样被人恨也不好办啊。一想到这就是单身女性今天唯一的乐趣，甚至感到怜悯，不由得涌起一股同情心。

“可以啊。”

“真的吗?那就拜托你了!买回来放在我的桌子上就行了!”

兴奋地宣布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少年漫画。嗯，便利店也有卖的吧。平冢老师递过钱和外出用的伞，踏着舞步走出活动室。

“老师……”

“我可不想变成那样……”

深有同感。以平冢老师为反面教材，我发誓要成为一个禁欲、冷酷的专业家庭主夫。魔界的恶魔大元帅都是主夫的时代，今后应该会成为魅力型的流行职业。

“那我先走了。”

“比企谷君。”

我粗暴地站起身，椅子发出“咔嗒咔嗒”的声音，被雪之下凉爽的声音叫住。什么啊，我心想，回头一看，就像调酒师在玻璃杯上滑冰一样，两个硬币一样的东西从长桌上滑了过来，在我面前停了下来。

“一百五十日元。我要抹茶拿铁，小心点哦。”

“喂!”

雪之下用罕见的关切之语，微笑着。……算了，算了，顺便的事。只要能付钱。对了，雪之下，做曲奇饼的时候垫付的蔬菜生活 100%草莓酸奶混合的钱什么时候能拿到呢……你忘了吧?

由比滨跟在后面掏出钱包。

“啊，小企!想吃百奇!”

……吓了我一跳，以瞬间听到你说想吃小企。再继续说 hicky、pocky，总觉得有点猥琐，别这样了。

不管怎样，我从由比滨手里接过硬币，慵懒地离开了活动室。

“雨下得真大啊……”

穿过玄关，柏油马路被雨淋湿，染成了深色。到处都是水洼，新的水滴打在上面，形成了许多波纹。

我想要不打伞骑自行车去，不过也不远，还是走比较保险。顺便一提，在千叶是禁止打着骑车的。

叹了口气，撑起借来的塑料伞，正要迈出一步，背后传来了尖锐的制止声。

“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!”

听到她焦急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由比滨正一只脚踩着乐福鞋跳个不停。那个，不，那样做的话裙子会翻起来的……稍微注意点吧!不是很在意呢!

我的意识被飘动的布料中不时露出的肉色所割裂，但还是拼命移开视线。这时，由比滨突然走了过来，停在我面前。抬头看着这边，微微一笑。

“还是我也一起去吧。”

“诶，不需要。”

我被她那天真无邪的笑容吸引，不由自主地回答。不，买几本书根本不需要人手。还有就是和由比

滨办事，太不合得来了，太可怕了。

可能是对我的反应不满吧，由比滨鼓起脸颊。被由比滨吓了一跳，不知为何总觉得是我不好……。

“不，跟我来也行，不过你好像没带伞。”

“嗯？一起进去不就好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不，即使她一脸理所当然地歪着头说……。两个人一起用伞可以吗？以前忘记带伞的时候，我向同样走在回家路上的喜欢的女生要了把伞，她说‘啊，那个……对不起，这是一个人用的’，然后就跑开了。

“那就打扰了。”

还没来得及发出抗议的声音，由比滨就走进伞的圆径。……很近，所以距离很近。说实话很狭窄。

话虽如此，事到如今也不敢再追回去，只好慢慢前进。

我一边走一边发出哗啦哗啦的水声，由比滨也静静地扭动着身体。

“哦，比想象的要小啊……”

由比滨收起下巴，腼腆地微笑着。的确，平冢老师借的伞是那种在便利店只要一枚硬币就能买到的小雨伞，覆盖骨架的塑料直径不大。为了躲避雨滴，必然只能将彼此的身体靠在一起。

唉，弄湿女生也是那个，我也不想弄湿。……所以我一个人就好了！真是的！

和由比滨的距离太近，让人紧张，再加上防止伞向自己倾斜，走路时要保持同步，这些想法占据了我的大脑，让我怎么也静不下来。相合伞也挺麻烦的，没想到需要这么费心。

糟了糟了，太紧张了，都出汗了。虽说酷暑的高峰期已过，但可能是降雨的缘故，湿度高，产生了难以消除的汗珠，顺着脖颈往下淌。不知不觉就开始担心是不是有汗臭味了。

“嗯，好蒸啊。”

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的这种纠结，不，应该不知道吧。也许是和我一样担心湿气吧，由比滨捏着胸口不停地扇着，驱赶着衬衫里的热气。黑***带衫每次都能瞄到，射出十六连射。所以请停止那种

毫无防备的行动，因为没有地方看。

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找地方看，干脆闭上眼睛，有什么好笑的！

“呐，呐，我是不是出汗了？”

由比滨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。就算被这么一问，我也只会想到“这家伙流汗也能闻到好香啊”之类极其无关紧要的事情。甚至觉得甜甜的味道变浓了，让人晕眩。你是糖尿病吗？小心不要摄取过多的碳水化合物。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么说话，我可能更容易出汗。”

摇着头否定，由比滨松了一口气，胸膛也放松下来。不，也许应该用登顶珠穆朗玛峰、下山来形容这家伙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雪之下的情况应该怎么表达呢？提示是“直滑降”“电梯”“断头台”！（五分）

我脑内正玩得正开心，由比滨不知何时把脸凑近了我的肩膀。

“……你在干什么？”

意料之外的行动让我瞬间身体僵硬。由比滨不理睬这些，把鼻子凑到跟前，似乎在想些什么。你这家伙是怎么了？

离开后，她嗯嗯地点点头，微微一笑。

“嗯，没关系，那确实是小企的味道。”

“………是吗？”

发自内心地说了很了不起的话。我的气味是什么啊，这家伙还记得吗……。

一种难以形容的难为情让我扭过脸去，接下来是一阵沉默。

我本来就不讨厌下雨。撑着伞，俯瞰被切割成圆形的空间中，保障着实实在在的孤独。周围的声音减弱了，我不介意任何人，雨声静静地敲打着耳朵，在这样的环境中前行，我很喜欢。还有，雨停了，就开始玩雨伞冲锋啦雨伞牙突啦。

但现在由比滨就在那个空间里。伞小也是原因之一，但可能是因为我没怎么和别人并肩走过，怎么

也抓不到合适的步幅。由比滨那边似乎也有些紧张，两个人一边想着是不是在用牛步卡（注：形容走路缓慢），一边来回走着。

和烟花大会时一样，但比那次更让人难为情的沉默，虽然让人不安，但并不让人尴尬。

从文化节至今，对她的意识变迁确实对这种变化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但说到底，我和由比滨的关系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对她来说，我大概是“同班同学”“社团伙伴”“认识的男生”之类的，对我来说也是一样。

只是，在所有认识的男生中，我是由比滨的第几个？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些。

……总之，这种想法是会让人陷入泥沼的因素。一旦考虑到不完美的可能性，就不得不意识到这一点。在思考陷入迷宫之前，必须先过滤掉。

啊，隼人君和户部亲。”

太好了，你把思绪转移得刚刚好。

对这个发现感到不解，明明是下雨天，足球部的人却在宽阔的操场上来回穿梭。在校内空旷的空间里做就好了，那是锻炼毅力(笑)吗？从延期还贷开始就被灌输社畜精神，真是辛苦。

哦，好像开始休息了。叶山在不会被雨淋湿的地方穿着时髦的衣服休息，几个经理模样的女人无视坐在那里的户部和其他部员，把饮料和毛巾搬到叶山旁边。……这是不能原谅的。绝对不原谅。

“哇，那边好像很青春啊。”

“啊，叶山……我要把邪念送过去。”

“这边是阴险的？！”

“你这个笨蛋，这种事，是只允许现充参加的特别活动。除了邪念没有别的选择吧。”

今天绝对不允许的名单 No.1 就这样定下来了。再准备五寸钉吧。

正当我怀着悲壮的决心时，由比滨拉住了我的袖子。

“……那个，这不是特别的事吗？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什么也不表示地说指示语，就连我这个孤独之人也听不懂。

由比滨把指尖合在一起，难以启齿地继续说。

“……不，现在和我撑着伞。”

……啊，不，那是平冢老师拜托的。就像工作一样。应该说是侍奉部活动的一环，怎么说呢？

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，却想不出该怎么说。

“口吃就别说了……”

“烦死了！……我从来没有和男孩子做过这种事，所以有点特别。”

“是吗……”

“呐，小企呢？”

她略带恶作剧地问。我当然没和小町以外的女人做过这种事。

如果要符合这家伙的定义，要说特别也是特别的，但面对由比滨那轻飘飘的柔和微笑，难免会害羞。

也没什么特别要说的吧，嗯。

“不知道不知道，快走。”

“唔……笨蛋。”

就这样到了便利店。幸运的是，我很快就找到了要看的漫画，于是连同委托的抹茶拿铁和百奇一起买了下来，放进由比滨的背包里，以免弄湿。没必要待太久，立刻离开了店铺。背包里有一把折叠伞之类的东西，还是不要想为好。

走过自动门，地面的敲击声比刚才更大了。……雨可能又大了。这把伞可能会淋湿。

“……稍微休息一下吧。”

“啊，嗯。”

两人在屋檐下的避雨处靠在墙上。

由比滨若无其事地伫立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。

“呐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小企……那个，没事吧?”

这是一个连主语都没有的、模棱两可的突然提问，但从她低沉的表情可以推测出她的意图。

大概是指我在班里的立场吧。自从文化祭结束后，我确实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好奇心和嘲讽的目光。

虽然我不太确定，但让我产生决定性隔阂的相模南就是那种性格。为了宣扬相模的可怜，把没有的事情到处宣扬也不奇怪。

班上的传闻正在传开，特别是这几天尤为明显。

但是，我也是身经百战的士兵。如果把受尽谩骂和嘲笑的人生扯到一起，现在的状况简直就是儿戏。

真是太可悲了。唉，有点不爽。蚊子在周围飞来飞去。

所以，我不会受伤，也没有理由担心。

……大概就是这个原因，她突然说要跟我来吧。我们在教室里几乎没有话可说，在雪之下所在的房间里问，由比滨应该很忌惮。如果不是这样的机会。

“没什么。这种事放着不管，总有一天会平静下来的。奇怪的事还是不要做为好。”

特别是现在的我，在班级里的存在感比中学时代还要淡薄。最晚到十一月的修学旅行时，这个话题就会被取代，到时候就会有所收敛吧。

如果贸然应战的话，由比滨可能会站在中间。这样一来，她可能会成为相模的众矢之的。

我只讨厌这样。

“……这样啊……既然小企这么说。”

她不高兴地踢着脚边的小石子，似乎是不情愿地接受了。石头跳了几下，扑通一声又躺了下来。

“要是能明白别人的想法就好了。要是能明白小企和小雪的想法，那小南也一定会……”

“说什么也没用，人的想法不直接问就不知道。”

由比滨的发言让我不禁苦笑。这家伙明明也因为我而受到了嘲笑，却还在认真地考虑相模的事情。

真的……她是个温柔的女孩。

由比滨结衣是那么温柔，像阳光一样温暖，纯粹而耀眼。她的话虽然拙劣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才没有虚荣和欺骗的余地，所以她总是那么坦率。就连雪之下雪乃的心都融化了。

“是吗……”

“不是吗?”

当然，直接问对方也会被骗。对我说:“我觉得比企谷是我的好朋友……对不起。”第二天就不理我了。

现在也满心期待着作为朋友的交流，还没有吗?我会一直等你的。

说到底，我们无法从外部完全理解他人的感情和思考。每个人都会遵循经验法则，归纳出人心的近似值并采取行动。我也一样。这个孩子、那个孩子、那个孩子都不喜欢我。所以没有女孩子会喜欢我。讨厌，归纳法太方便了!

确实，如果游戏里有好感度参数之类的东西就好了。所有的情绪都可以用数字数据进行管理，不需要做出错误的判断，这样的世界是多么轻松啊。最近连神都说现实是混蛋，那简直就是理想的世界。

嗯，考虑根本不存在的前提也没什么意义。因为我只是一个将至今为止的痛苦经验总结起来的有灵性的我，而且我喜欢这样的自己。如果悲观厌世地看待事物，我就不会积极地有所收获。但是，失去了也不会叹息。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，保持平静的感情是一大优点。

那么，不管你愿不愿意。当某件事不容分说地开始时，该怎么办才好呢?当拥有了某种难以抹去的关系时，它必定会走向存在的终结。

……这是肯定的。能结束也就罢了。逆潮流而动的行为是自我扭曲的行为，是虚饰。

这是我在世界上最讨厌的欺骗。

结论已经出来了，我之所以会考虑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一定是因为我已经发现了吧。

大概，我是……

“是啊……不问的话，是不会知道的……”

将逐渐收敛的思绪散开的，是压在西装上的一点点重量。

由比滨瘦小的手指捏着我的衣袖。她低着头的表情被垂下的茶色头发投下阴影，看不清楚。传到耳

朵里的只有微微颤抖的呼吸声。

是这么娇弱的女孩吗?用全身来表达感情的快活感消失了，娇小的身躯显得更小了。虽然不知道原因是什么。

“那么，小企呢?”

她的声音像个害怕的孩子。拉袖子的力气稍微加大了一点，可等了一会儿，还是不见动静。

漫长的寂静让我不由得动了动视线。

被泥土弄脏的伞尖、滚在柏油路上的小石子、房檐上的小水洼、闪烁的信号灯。

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，视角飞转，最后回到由比滨。

四目相对。

不知何时抬起了头，小心翼翼的视线望着我。

在日光被遮挡、对比度较弱的世界里，炙热的由比滨的脸颊显得格外鲜艳。湿润的眼睛里隐约可见我的身影。

“小企呢……”

好不容易挤出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还是牢牢地传到了耳朵里。

“你，你……怎么看我的?”

扑通一声。

感觉到了与平常不同的心跳声，有点着急。

一种甘甜的痛楚刺痛着我的胸口，仿佛我穿过我现在泡在的温水一样舒适的地方，再往前走几步。

我无法直视由比滨那略带恐惧却又充满期待的湿漉漉的眼睛，移开了视线。移开视线，看到孤零零的杂草躺在雨中。孤独地在角落里阴翳的身影很像某个人。

“啊，”

我想尽办法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可是闷在脑子里的热度在自制和失控之间蒙上了一层雾霭，只会让那些想法徒劳无事。我游得呼吸不规律。

我给快要无法自拔的思绪做了一个深呼吸，慢慢地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雨声还很响，但我那急促的心跳非但没有停止，反而更快了。

“不，那个，什么……那是那个吧？什么，很狡猾吧？”

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狡猾之处，但还是想办法搪塞过去。那种事，我都知道了……。

我的回答既没有改变什么，也没有把结论往里推，让由比滨吃惊地低下头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是、是啊……对不起，说了这么奇怪的话。”

抓着袖子的手松开了，无助地垂了下来。

看着她一边给脸颊涂上淡淡的颜色，一边把团子头弄得团团转的小女孩模样，无法构建逻辑，感情似乎要流露出来了。虽然在喉咙深处反射了好几层，无法识别那种感情是怎样的。

如果回答其他的、别的词语的话，会有不一样的未来吗？不由得追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。

唉，那种感伤是没有意义的。就像落下的雨滴不会回到天空一样，也不可能回到过去。

这样应该就好了。因为重要的事情永远只有一次，没有第二次。丢失的东西不会再回来，重做也不起作用。再也不能轻易失败了，这次。

有人说，失败、失恋会促进成长，这是骗人的。

谁都不想失败。他们只不过是用水忘却和欺骗掩盖了错误的事实，沉淀在心底，用这种澄澈找到了成长这一有益的逃避地而已。如果失恋真的能让人成长的话，我现在应该已经是圣人了。我是耶稣转世。

试着更进一步，想让她笑一笑，试着坦率一点。

正因为这样的积累，也正因为积累了无数次的失败。因为知道了她和以前的任何人都不同，只有她才拥有的真正的温柔。

不想再错了，被这“仅此一次”牢牢地束缚住。

一定是越靠近就越害怕。怎么也甩不掉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……但是，更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可能各种情况都不一样。

所以，现在还没有。

“.....”

“.....”

只能听到雨滴敲打地面的声音和彼此轻微的呼吸声的静谧，与其说是尴尬，不如说是害羞，倒不如说是痒痒的。

“啊.....不过.....”

我从心底摸索着这句话，被一股暖流冲昏了头脑，不知何时脱口而出。

应该紧随其后的话语碎片就像即将消失的残渣一样稀薄，如果一直保持沉默的话，似乎很快就会融化殆尽。所以赶紧追上去。

“我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讨厌你的.....那个，你是.....”

和之前一样，只是意思和之前有所不同。.....我能确信的只有这些。

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，由比滨愣了一下，露出苦笑，好像在说“没办法啊”。

“.....嗯。我也不会讨厌小企的。”

“是吗.....”

又出现了性质不同的沉默。突然四目相对，由比滨开心地笑了笑。就连我也跟着笑了起来，视线转向前方。这家伙的笑容真的是感染源。

也许是因为说了一些不习惯的话题，我一下子就累了.....重重地叹了口气，靠在墙上。可能是太紧张了，四肢末端的感觉像麻痹了一样变得迟钝。

“那么。”

就在我努力抑制心跳的时候，右手的一端突然碰到了什么东西。是由比滨的手。最近接触和握住的次数特别多，那白皙的小手的一端和另一端相触，渐渐地感受到她的温暖。变得迟钝的感觉似乎恢复了敏锐。

不久，由比滨的那个缠上了我的小指。

“.....这个。”

这感触让我终于动了动僵硬的脖子。

由比滨扭过脸去。从干爽头发间露出的脖颈和耳朵都染成了血色。

断断续续的提问很不靠谱，好像一不小心就会错过。

“是不是已经过分了？”

刚止住的心脏又剧烈跳动起来。

我想马上找个借口，.....我发现自己无处可逃。不是因为摔倒时扶住了，就是因为睡眠惺忪，不是因为太冷，就是因为部长的命令，和以前不同，现在哪里都找不到这样的逃避地。现在应该没有任何理由互相接触。这么一想，虽然不是拥抱或紧贴，只是小拇指合在一起，但心里却热乎乎的。

如果没有思考的退路，就会再次抱有不可能的希望。

为了断绝这种可能性，应该放开手指。

但是。

虽然也有像陷进泥坑一样想要分开的心情。

只有一根小拇指靠近我的心，只在此时此刻，带给我只有一根小拇指大小的约定般的坦率和勇气。

所以，眼看就要解开的手指，稍微用力地重新缠绕。有必要尽可能地切断思考，而且已经竭尽全力了。

“啊.....”

“.....嘛，这样安全吧。我不知道。”

这一定是极限了吧。没有把行为正当化的借口纯粹接触的距离。不是对由比滨，而是对现在的我。

即便如此，如果不找借口的话，连这种孩子气的行为都让我感到恐惧。由比滨的皮肤仿佛要消除这一切，果然温暖无比。

“啊，我也觉得那个安全.....”

“.....”

.....啊，还是做不习惯的事会累啊。

不见面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帮助。说实话，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现在的表情。以防万一，我也转过脸去。

我下意识地单手举伞打开。伴随着轻微的阻力，水滴飞溅出放射状的框架。

透过塑料膜的世界变得模糊不透明。现在还在心里感受到的甜蜜的疼痛似乎也消失了。

没必要马上回答那个真面目。就像我的视野一样，前途总是不明朗的。

“是吧，小企。”

“就是啊。”

“嘿嘿.....笨蛋。”

“为什么会被骂呢.....”

可是。

其实.....我应该给这种疼痛取个名字了，大概。

—————完—————